

四庫

全書



第一六三冊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春
秋
闕
疑

元鄭玉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闕疑卷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洋

給事中臣溫常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汪學金

謄錄舉人臣蔡桂華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闕疑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闕疑四十五卷元鄭玉撰其書采左氏傳列於前公穀二家以下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證則闕之間附已論如開卷夏正周正其事易明存而不論慎之至也其序謂春秋有魯史之舊文聖人之特筆不可字求其義亦不可謂全無其義持論至為平允至於朱子綱目體例本仿春秋經傳而作序乃謂以經為綱以傳為目仿朱子之體例則所言不免倒置耳玉字于美歙縣人元末除翰林待制以疾辭明兵入徽州守將要致之玉不屈死學者稱師山先生所著有師山集今亦別著於錄云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闕疑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闕疑
提要

春秋闕疑原序

嗚呼夫子集羣聖之大成春秋見夫子之大用蓋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於事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其於人也可以褒則褒可以貶則貶其為綱也則尊王而賤霸尊內而攘外其為目也則因講信修睦救災恤患之事而為朝覲聘問會盟侵伐之大其主意也則在於誅亂臣討賊子其成功也則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撥亂世反之正損益四代之制著為不刊之典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之者知其與天為一罪之者罪其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又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易詩書言其理春秋載其事有易詩書而無春秋則皆空言而已矣是以明之者堯舜湯武之治可復昧之者桀紂幽厲之禍立至有天下國家而不知春秋之道其亦何以為天下國家也哉然在當時游夏已不能贊一辭至于三家之傳左氏雖若詳於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闕疑
原序

其失也誇公穀雖或明於理其失也鄙及觀其著作之意則若故為異同之辭而非有一定不可易之說兩漢專門名家之學則又泥于災祥徵應而不知經之大用唐宋諸儒人自為說家自為書紛如聚訟互有得失程子雖得經之本旨惜無全書朱子間論事之是非又無著述為今之計宜博採諸儒之論發明聖人之旨經有殘闕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譌舛則稽諸經以證其謬使經之大旨粲然復明於世昭百王之大法開萬世之太平然後足以盡斯經之用而玉也非其人也間不自揆嘗因朱子通鑑綱目之例以經為綱大字揭之於上復以傳為目而小字疏之於下叙事則專於左氏而附以公穀合於經者則取之立論則先於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而不敢強為訓解傳有不同無所考據則寧兩存之而不敢妄為去取至於誅討之事尤不敢輕信傳文曲相附會必欲猥得其情事盡其

實則以經之所作由於斯也其他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大事須變文而義始明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固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也聖人之經辭簡義奧固非淺見臆說所能窺測重以歲月滋久殘闕維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強通其所不可通以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於後人程子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豈無可明之義朱子謂起頭一句春王正月便不可解固有當闕之疑玉之為是書也折衷二說而為之義例所以辭語重複不避繁蕪者蓋以常人之心窺測聖人之意雖費辭說猶不能達其意也況敢畧於言乎然將以備遺忘便檢閱而已非敢謂明經旨傳後世也觀者幸恕其僭至正十五年秋九月朔新安鄭玉序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謂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

之名也 愚謂孔子之脩春秋假一國之史書寓百

王之大法至於其名則因其舊而不易所謂述而不作者也然不觀諸天地不足以知春秋之原不觀諸春秋不足以見聖人之用蓋一生一殺而歲功成者天地之至神一賞一罰而治功成者聖人之能事錯舉四時以為名者聖人未脩之春秋魯史之舊文也法諸天地以立義者聖人已脩之春秋帝王之太法也但聖人之經詞簡義渙本非後世儒者所能測識

然聖人之意本欲使與魯史並行學者求事之本末於史而觀理之曲直於經也史則如今世吏人之文案經則如前代主者之朱書惜乎魯史不存猶賴左傳可以考其大槩然意左氏當時所見魯史已無全文故於其殘闕則妄為之說以補之是以間有本末顛倒是非錯繆之失而經之微旨不復可見此春秋之大恨也

隱公

公名息姑惠公之子姬姓侯爵自周公之子伯禽始受封於魯至公十三世平王四十九年即位諡法不尸其位曰隱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楊龜山曰春秋之時詩未盡亡也秦離降為國風則雅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為作也 愚按詩自秦離降為國風而雅亡平王東遷正在雅亡之後播蕩陵遲至於老死不能中興所謂王者之迹熄矣聖人於是託始於隱公而作春秋焉

元年

公羊氏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高氏曰歲在己未是隱公之始年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人君嗣位必逾年稱元者自古天子諸侯皆然非仲尼作春秋始為此法也然諸侯嗣君得其年不得有其正正朔必稟於天子故仲尼因魯史脩春秋以正月繫之王而元年繫之魯也董仲舒曰謂一為元者示大始欲正本也一元既建累而數之為國之久新歷年之多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彙纂

三

少顯然可見矣前古人君皆然自漢文帝改後元年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後世帝王遂因襲之數年一改以為美事乃以改元之多寡為享國之久長或於一歲之內有改元再三者又一國之中有前後重複者甚至於不待逾年而自改元又復有改年為載者斯皆率意妄作又豈知春秋書元之義乃萬世不易之法乎愚按孔子之作春秋所以記天下諸侯之事而非一國之史雖用周以紀元可也蓋周有一代

之定制所謂時王之法孔子安敢置可否於其間惟託之於魯然後可以損益三代之禮因四王之事而為萬世之法也然則春秋實夫子所以為治於天下後世者特託魯史以成文爾

春王正月

公羊氏曰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穀梁氏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程子曰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彙纂

四

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高氏曰夫春者天時也正月者王正也知王正月之為春則知王道即天道矣春秋因王命以正王道稱天王以奉天命故先書春王正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王道也謝氏曰人君以政率天下正天下始於是月故年之一月謂之正月有德然後有政有年然後有月故聖人以元起年以正起月張氏曰示一統於此而禮樂征伐之專者以次而

正焉此元年春王正月所以為謹始之書也胡氏曰
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于人
者非史冊之舊文矣 愚按春王正月或曰夏正或
曰周正或曰以夏時冠周正考之于經終無定說姑
闕之以俟知者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 張氏曰魯侯
爵而稱公者臣子之辭夫子魯人也書他國諸侯侵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彙纂

五

伐盟會則從其本爵而魯獨書公蓋父母之邦從臣

子所稱所以崇敬也穀梁氏曰及者何內為志焉爾

公羊氏曰及猶汲汲也程子曰盟誓以結信出于人

情先王所不禁也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

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在魯地

雖外為主亦稱及彼來而此及之也兩國以上皆稱

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

之君例稱字同王臣也在外則稱名降于內也謝氏

曰諸侯教命皆受之王而達之民也禮樂不敢擅出
禁令不敢擅行制度不敢擅革臣子之道也春秋之
亂列國講好脩令不復請命天子而擅相為盟上命
由此不行而王綱由此壞矣凡書盟以罪諸侯之專
也脩德禮明信義正法令大國得小國之道也德禮

脩而小國懷信義明而小國服法令適宜而小國畏
又奚待盟約相要而後協哉春秋之亂諸侯好修令
不正其本而劫之以盟誠意由此不明而邦國由此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彙纂

六

不親矣凡書盟以示諸侯之失道也高郵孫氏曰盟

會則以主會為首侵伐則以主兵為首所以輕重之

也臨江劉氏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國五十里

不及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 愚按元年為蔑之

盟七年為伐邾之舉比事而觀善惡著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

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

請于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彙纂

七

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代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遂害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穀梁氏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

謂公子敗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程子曰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段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楊龜山曰其始畏父母諸兄之言所謂謂小不忍也而卒害之其為言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其弗制也姑聽其惡也書曰鄭伯克段于鄆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人所欲也胡安定先生曰鄭伯兄也不能教弟以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彙纂

八

成其惡是兄不兄弟不弟故聖人書以交譏之家氏曰鄭莊始也從母之命封段于京以是為孝卒之以段之故誓母於潁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孝安在焉使鄭莊子請制請京之時裁之以義諭之以禮感之以誠與其所當與勿與其所不可與則段不至於逆公不煩于討而鄭無事矣吁惟知孝弟之道者而後可以語此吾于鄭莊何責愚謂姜氏欲之焉避害之言莊公固不能勝其母也然不能勝母者情也制

之以禮者義也聖賢于此安肯舍禮法縱情欲而陷其親于不義乎亦必有道也孟子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使鄭伯之于段如舜之于象封之有庫使吏治之而段不得有為則段長有京城而鄭無患矣豈有置姜氏于城潁之禍哉此所謂從父之令為非孝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公羊氏曰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穀梁氏曰乘馬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閏紀

九

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念錢財曰賻高郵孫氏曰仲子者惠公再娶之夫人不曰夫人而繫之惠公者不正其為夫人故從夫以別之見失禮者夫也仲子卒於春秋之前天王至是而來賵之耳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

之配終身不變者也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亡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胡氏曰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仲子惠公之妾爾以

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于廢人道之大經拂矣夫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閏紀

十

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賵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矣程氏學曰成風之喪亦妾母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召伯來會葬俱不稱天者以明無天道也前之所以書天者不如是無以見王者當奉若天道後之所以去天者不如是無以見弗克若天也春秋謹嚴大法可見愚按春秋之前王未有

稱天者王稱天王春秋立法創制聖人之特筆也天子而知此則必以天自處而不敢自輕諸侯而知此則必以天事王而不敢自肆此則春秋以天書王之意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胡氏曰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

十一

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王府共其器械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夫盟以結信出于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况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謝氏曰元年及宋人盟十年伐宋敗

宋師盟不足以結鄰可知也故人君務修刑政以服四鄰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左氏曰非王命也穀梁氏曰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案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鏃矢不出境場東修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胡氏曰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謝氏曰春秋首奪祭伯之朝而王臣擅命私交之罪著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

十二

公子益師卒

程子曰諸侯之卿必受命于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爲卿也惟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其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于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曰或不日因舊史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程子曰周室既衰絕

域之民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以攘斥之

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

暴非所謂以固吾圉所以啟其亂源也故春秋中外

之辨尤謹張氏曰惠公與之有好既失之矣隱公明

內外之辨修戎政而絕其好會可也不能絕之而與

盟于後故于此書曰會戎所以譏隱公降國君之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明義

十三

失中國之重不修攘斥以啓其寇亂之階也高氏曰

隱公居喪未會諸侯于王朝而先與戎會是誠何心

哉及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魯

會戎盟適所以貽王室之患耳此春秋之所誅也謝

氏曰禮時見曰會則無非時者會以訓上下以正班

爵以敘長幼則會無非事者春秋之世強凌弱小役

大講好無節出師無義構事者旁午交興畏命者奔

走不息故列國欲相親則為會欲求盟則為會欲合

衆則為會以致勞民盡財棄國弛政紛然會于郊境

之間凡書會以罪諸侯之非法也結之以恩懷之以

德綏戎之道也人君曷嘗屈辱于戎哉隱公欲修好

而與戎會于郊弱邦國之勢啓外寇之心適以招患

而已春秋書會戎于潛以示諸侯御戎之失道也治

政中國為善人村中國為強甲兵中國為利修此以

待彼而四方莫敢不服况于一戎之小乎故有國家

者患內不修不患外不順患內不强不患外不畏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明義

十四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取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

還胡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

向以姜氏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

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

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張氏曰莒以一婦人之故擅

興兵入人之國都王法所當誅也家氏曰夫婦人倫

之始國君所與其承祭祀刑家以治其國者也向姜

不安莒是必有故莒子當知所以自反今也遽以兵入人之國都而奪其去妻以還此非還妻之道也

無駭帥師入極

司空無駭入極費奉父勝之 程子曰古者卿皆受命于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已賜族者則書族不書者未賜也謝氏曰師大衆極小國以大衆入小國殘虐之大者也方是時天王無討罪之威方伯連帥無致伐之義故莒人無駭肆虐而弗能正向極小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

十五

被害而弗能救也觀莒人入向無駭入極而上下不知治罪可見矣樓鄉呂氏曰自僖以前書大夫帥師者九自文而後書大夫帥師者百有八馬世之相去畧同而帥師之多寡不侔若是蓋其始也大夫之專權猶寡其終也則視以為常矣然則無駭其始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程子曰戎苻居而

與之盟非義也程氏學曰諸侯與諸侯盟誓已曰不

可況與戎人軟血要言哉胡氏曰前此盟不日盟于唐書日謹之也高氏曰唐我地彼來而我及之也謝氏曰戎人嗜好無厭其有求也不正以義不結以威彼將肆其所欲則吾將有所不堪隱公既與戎會于潛又與戎出盟于唐其不能制戎可知也會與之相見而已盟則以事相要非特相見也與戎軟血要言非特不能制戎也又將受制于戎矣故戎不難治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

十六

中國自輕然後戎見陵中國自強然後戎不為寇愚按春書會戎于潛秋書盟戎于唐所以責魯者至矣比事而觀使魯能辭潛之會則無盟戎之辱既無盟戎之辱又安有戎伐凡伯于楚邱之禍哉然則隱公能守周公魯公之舊法以禮自立豈惟魯無侵辱之患王室亦且尊安矣此春秋于盟戎之事所以渡罪魯侯而不責戎人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杜氏曰裂繻紀大夫公羊氏曰女在其國稱女在塗

稱婦入國稱夫人婦人謂嫁曰歸何以不稱使婚禮

不稱主人何以書譏不親迎也穀梁氏曰逆女親者

也使大夫非正也胡氏曰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

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

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

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闕疑

十七

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

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贈以譏亂法書履綸

逆女以志變常衆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程子曰闕文也胡氏曰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

盟于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

曰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

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程子曰薨者上墜之聲穀梁氏曰夫人者隱之妻也

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胡氏曰邦君之妻

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

葬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

臣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知

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鄭人伐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闕疑

十八

元年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

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部至是鄭人伐衛討

公孫滑之亂也程氏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

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

于已則當引咎自辨喻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

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為主

處已絕亂之道也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

興戎王法所不容也謝氏曰伐討罪之詞也侵則以彼犯此此犯彼也故春秋之兵執言討罪為伐無名政掠為侵雖然以義伐不義者治國之伐也以不義伐不義者亂國之伐也春秋以義行伐者寡矣若夫彼善於此惡有重輕則觀乎其事而得失見矣胡氏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愚按春秋所書侵伐皆因當事出師之名而錄之耳非有所予奪于其間也若曰因侵伐以寓褒貶之意則征伐自天子出非諸侯之所得專也然則春秋凡書侵伐皆罪也至于齊晉伯業之盛衰則或間有微意焉夫衛人黨惡伐鄭以取廩延固不為無罪元年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亦足以聲其罪矣故春秋不書以責衛也至是不由王命而又興師以伐衛則已甚矣故春秋書之以罪鄭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彙纂

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彙纂

二十

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何者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臨江劉氏曰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史之記失也謝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天人一氣故人事與天變相應猶影響相隨日變見于上則人事沴于下人君不知恐懼脩省則禍敗至矣周之盛時日非無食也所以上下順治而無患者盛德之君能使人事不隨日食更變而已故日食一也德足以弭變則災害消德不足以弭變則災害起故春秋日食必書以為人君鑒懼之戒胡氏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愚謂不日日食而曰日有食之者有者自外至之詞蓋陽弱而陰來食之也然則陽氣弱則陰得以食之君德衰